

# 蘇聯軍事組織及指揮體制

金家鎮

## 一、概 述

蘇聯是國際共黨的鼻祖。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領導核心，都是歷經滄桑，從長期艱苦鬥爭中脫穎而出的頂尖人物，他們深切地瞭解：軍事力量纔是一切權力的基礎；因此，他們不僅懂得如何創建它、控制它、更知道如何利用它。

近二十多年來，蘇聯利用機會，不斷地擴充其軍力。目前它已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值茲東西關係緊張、國際局勢紛亂不安之際，吾人欲瞭解此一超級強國平時如何控制軍事力量，戰時如何發揮軍事力量的效能，則認識其軍事組織及指揮體制，當屬最基本的要素之一。

總的來說，蘇聯軍事組織及指揮體制的基本構想，主要是承受了歷史經驗教訓的產物。它以共產主義作為軍隊的靈魂，以軍隊作為推行共產主義的工具。利用共產黨員作為整個軍隊的核心，利用行政組織作為軍隊的驅壳以及充任軍隊寄生和壯大的搖籃。在各級武裝部隊裏，利用黨權控制軍權，平衡軍權，發揮軍權；同時，也利用黨權協調政權，輔助政權，服務政權；使得整個軍隊的導向，以符合黨的路線為依歸，並使得整個軍隊的行動，以達成政治目的為目的。

本文特就蘇聯軍事組織及指揮體制之戰略指揮機構。武裝部隊之組織。軍區之區分。後勤支援體系，以及指揮與控制，逐項加以剖析。

## 二、戰略指揮機構

蘇聯從二次大戰的慘痛經驗中獲得教訓，認為今後要應付一場戰爭，必須要在戰爭爆發之前，建立一個能充分運作的戰略指

揮機構；因此，蘇聯現已創立了一個戰時管理機構。這個機構，既能行使中央集權的一元化指揮體制，必要時，亦能分權至較低階層從事指揮。

蘇聯的野戰部隊——陸、海、空軍直接隸屬於國防部長；但國防部長在蘇聯政府中，為部長會議的一員，由最高蘇維埃或主席團任命，並在法律上對其負責。然而，實際上國防部長是對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負責。現任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D. F. Ustinov）元帥和前任國防部長格列契科同樣都是黨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和平時期，政治局有一個附屬機構——「國防會議」（Defense Council）<sup>①</sup>由政治局內之適當委員，如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內政部長，高級軍事首長如參謀總長、華沙公約武裝部隊總司令，以及軍事國防工業首長等組成之，而由蘇共總書記擔任主席。該會議依正規程序制定蘇聯國防政策，策定軍事重大決策，並實際行使指揮控制權。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 I. Brezhnev），另一方面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最高主席團的主席，也就是蘇聯的元首，自從一九七六年以來，即享有蘇聯之最高軍階——蘇維埃聯邦元帥。就布氏個人而言，固屬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就蘇聯全部武裝部隊的最高作戰指揮權和決策權而言，則屬於「國防會議」<sup>②</sup>。

戰時，蘇聯的最高戰略指揮機構是「國防委員會」（State Defense Committee or GKO）。該委員會之功能，在使軍事與民政兩方面的最高領導階層能協調一致，以確保從事戰爭之一切努力，均集中於政治方向。該委員會看來是由和平時期「國防會議」之常設委員所組成。「國防委員會」及其所屬之各管理機構，就像在二次大戰期中一樣，在戰時經濟動員及監督維持戰時生產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國防委員會」及其各組成部門之下，是蘇聯政府所屬的龐大部會機構。

戰時，「最高統帥部」（Supreme High Command or VGK）是在「國防委員會」的指導之下，擔任軍事戰略指導的最高機構。「最高統帥部」（參閱附圖一）顯然要包括：蘇共總書記、國防部長、國防部各第一副部長、總政治部主任，以及五個軍種總司令在內。「最高統帥部」的執行機構是參謀本部，其使命在確保各作戰司令部發展統一的軍事戰略並貫徹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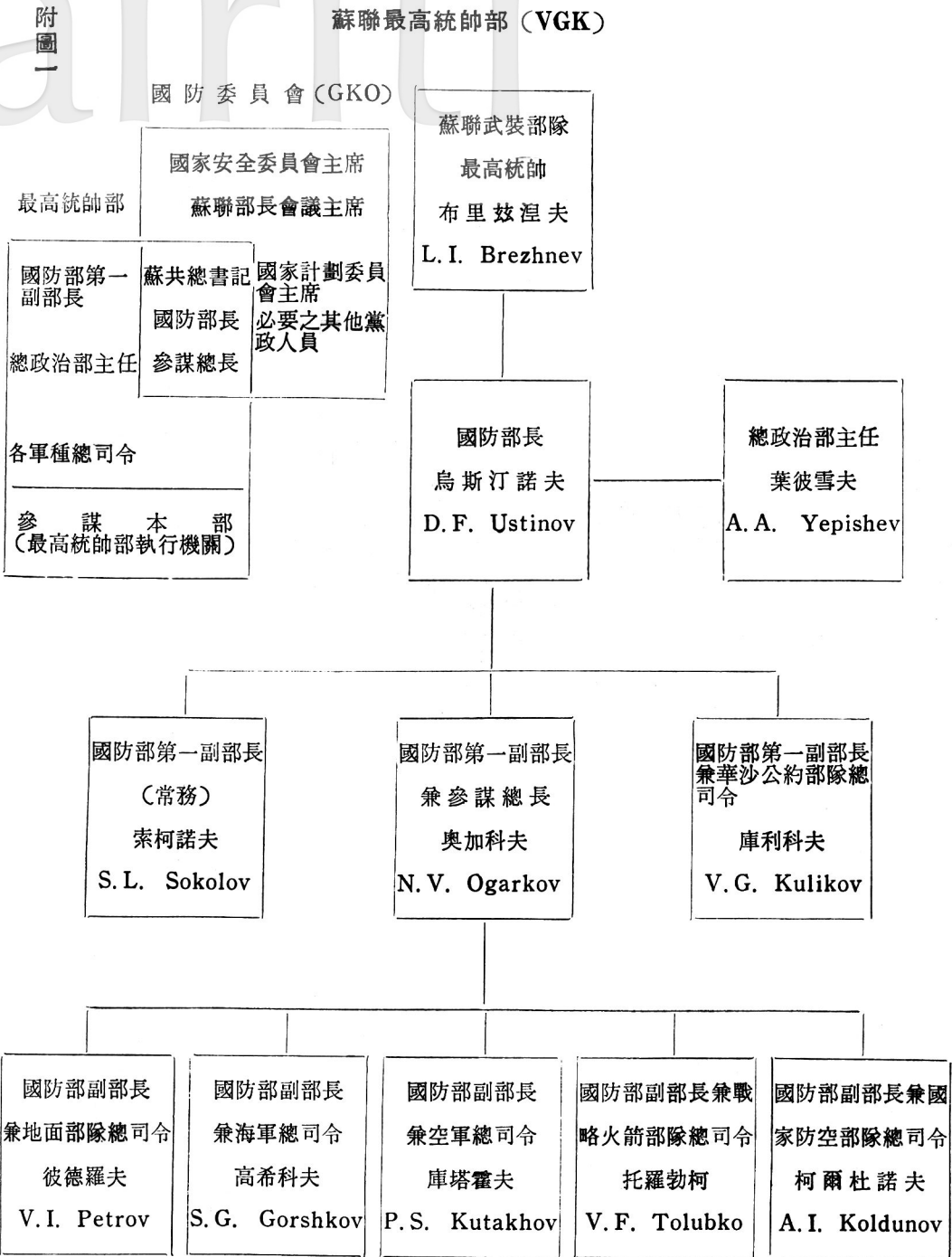
為了使戰爭之計劃作為簡易，蘇聯將全世界劃分為十三個「戰區」（Theaters of Military Operations or TVDs）。「戰區」乃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用來表示蘇聯武裝部隊戰時將在其中活動的地區。估計可能有五個大陸戰區，四個海洋戰區，以及四個洲際戰區。

蘇聯認為如無中間指揮階層，則「最高統帥部」將難以實施多戰區之作業指導；顯然，它已經建立了若干中間階層的高級司令部。蘇聯此一中間階層戰略領導之設計架構，其用意在使集中的戰略計劃作為能與分散的戰鬥管理協調一致。

註① "Soviet Military Power"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Oct. 1981, p. p. 15-16.

註② [國防譯粹] 月刊第八卷第一期金琛譯「蘇俄武裝部隊之組織體制」。

蘇聯最高統帥部 (VGK)



資料來源：“Soviet Military Power”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Oct. 1981, p.17.

「戰區」不僅包括若干個「方面軍」(Fronts) 遂行作戰之地域；而且，還包括支援其作戰之若干個「軍區」(Military Districts) 在內。因此，當部隊由於戰場上作戰之推移而離開某一「軍區」時，該「軍區」組織，仍將擔任一個主要的戰時行政支援機構。

蘇聯已經深思熟慮地設計出一種戰略領導體系，並將繼續不斷的研究發展其細部事項。現在，這種爲了遂行戰爭及戰時生存所需之體系已經完成。該體系之主要目的，在設法確保國家控制體系之存在。多年來，蘇共爲了使得共黨的各種控制工具，能够在最惡劣的衝突情況之下，甚至在一場核子大戰中存在，一直在建造永久性的防禦設施和建立固定的程序。實際上，整個的蘇聯領導機構，包括：政治、軍事、安全和工業各方面，從最高階層到最低階層，都已爲他們建立了不止一處的預備位置，其中有許多是鋼筋水泥製造的地下設施，而且，還爲某些階層的領導人，準備了機動的裝備<sup>③</sup>。

### 三、武裝部隊之組織

蘇聯的武裝部隊分爲三個系統，按組織職掌分別隸屬於政府的三個行政部會。隸屬於國防部者，爲從事戰鬥與支援戰鬥的部隊。隸屬於內政部者，爲國內保安部隊，並包括各勞動營之組織在內，總兵力約二十六萬人，僅配備戰車及裝甲戰鬥車輛。隸屬於國家安全委員會者，爲履行特種任務之內部安全警衛及邊防部隊，總兵力約二十萬人，其邊防部隊配備有戰車、自走砲、裝甲戰鬥車輛、飛機及軍艦等<sup>④</sup>。

蘇聯武裝部隊之所以分別隸屬三個不同的政府部會，一則可由政府分別負責各該部會所轄部隊之行政支援；再則，可使三者之間，產生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但此三個部會首長，均爲政治局委員，故實際上均執行國防會議策定之各種計劃與指示，仍然是受蘇共黨中央之控制。蘇聯武裝部隊組織體制及關係，參閱附圖二<sup>⑤</sup>。

國防部所轄之武裝部隊，包含五個獨立的戰鬥軍種，即：戰略火箭部隊、地面部隊、國防空部隊(PVO)、空軍、海軍。另有擔任特種勤務之工兵部隊、運輸部隊、化學兵部隊、通信兵部隊，以及擔任勤務支援之後方勤務支援部隊、工程建設部隊及民防部隊等。這些部隊之集中指揮，均由參謀本部負責執行。

註③ 同註①。

註④ "The Military Balance" 1981—1982 IISS pp. 1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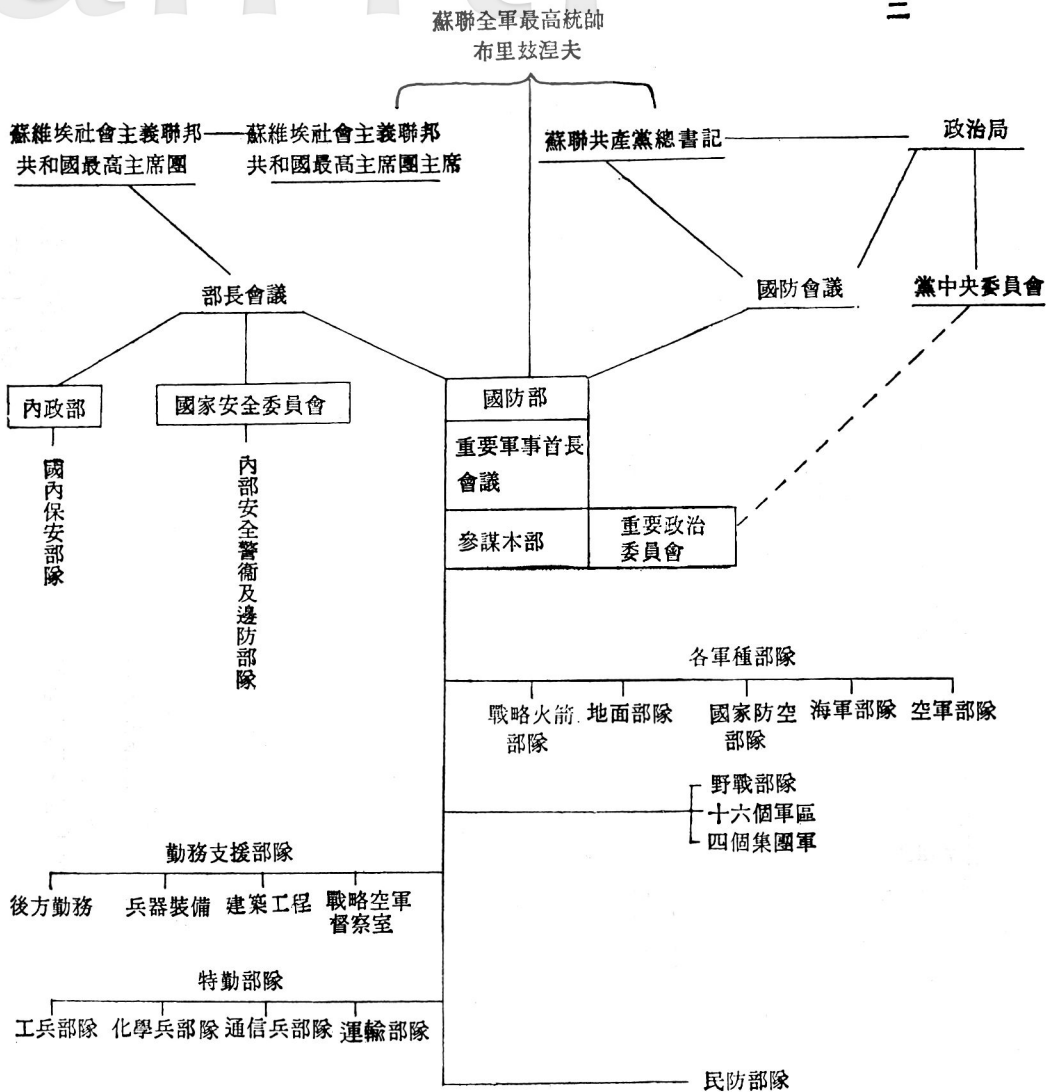
註⑤ 一九八〇年四—五月份〔北大西洋公約國雙月刊〕。

airiti

蘇聯武裝部隊組織體制及關係圖

附圖二

問題與研究 第二十一卷 第六期



七四

資料來源：一九八〇年4—5月份〔北大西洋公約國雙月刊〕

戰略火箭部隊：於一九五九始行成立，但為蘇聯武裝部隊五大軍種中優先順序最高者；不論其總司令之實際軍階如何，均處於其他軍種之優先地位<sup>⑥</sup>，該軍種指揮控制為戰略目標（以國家為作戰地區時）而使用之各型陸基飛彈部隊、攜帶戰略核子武器之水面艦艇及遠程轟炸機之作業。戰略火箭部隊亦有可能為支援主要作戰及為支援方面軍司令官增援戰術性或作戰性行動而使用<sup>⑦</sup>。

蘇聯戰略火箭部隊總兵力為三十八萬五千人，其中含非軍職人員五萬人，現有六個作戰軍，編組為師、團、營、連等單位，每連配備飛彈一枚；另有三百個飛彈發射指揮部及三個飛彈試驗中心<sup>⑧</sup>。

空降部隊（現有八個空降師）<sup>⑨</sup>於一九三〇年八月編成，初屬空軍，旋於一九四六年自空軍中分出。現雖為地面部隊之組成部隊，但實際上是戰略部隊，通常控制在戰略要點，在大本營直接控制之下，作戰略使用；在狀況需要時，亦有將之配屬給軍區或方面軍司令官指揮者。

地面部隊：為蘇聯武裝部隊五大軍種中數量最多的軍種，也是一個最主要的軍種，其建軍歷史最久。或許因為蘇聯是個大陸國家，地面部隊在數量上所占比例最大，所以蘇聯的參謀總長人選，往往從地面部隊之優秀將領中選拔。地面部隊又區分為四個主要兵種，即：摩托化步兵、裝甲兵、火箭與砲兵、部隊防空兵等（後者，並非「國家防空部隊」，兩者任務不同）。地面部隊之防空裝備，包括：高射砲及機動的地對空防空飛彈等。至於地面部隊之戰車、自走砲、裝甲人員運輸車及個人裝備等，均為可供化、生、放狀況下使用而設計者。因此，無論參與有無核子武器、化學戰劑及生物戰劑之戰鬪，其裝備均能適應而且精良。蘇聯地面部隊共有一百八十多個師，總兵力（包含：民防部隊、後勤支援部隊、及支援其他軍種之各種支援人員）約有一百八十二萬五千人<sup>⑩</sup>。

國家防空部隊：該軍種係一九四八年才從地面部隊中分出而獨立者，包含：戰鬪及攔截機部隊、面對空飛彈部隊、及雷達電子部隊等，其主要任務為：敵機防護、飛彈防護（PRO）、以及太空防護（PKO）。蘇聯全國共分爲十個防空區（莫斯科及巴庫為兩個主要的防空區），各防空區分別管制轄區內之防空部隊，國家防空部隊總兵力約有五十五萬人<sup>⑪</sup>。

註⑥ 〔國防譯粹〕月刊第六卷第十二期金家鎮譯「蘇俄武裝部隊之組織」。

註⑦ 同註②。

註⑧ 同註④。

註⑨ 同註④。

註⑩ 同註⑨。參見著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S.S.R. By Harriet Fast Scott and William F. Scott Published in 1979, pp.131—167.

註⑪ 同註⑤。

蘇聯空軍：在蘇聯武裝部隊中，雖然列有空軍軍種，而且蘇聯高級將領對空權、空軍作戰亦甚重視，但蘇聯從來沒有真正獨立的空軍；同時，對於發展獨立空軍亦不甚熱衷<sup>⑫</sup>。

蘇聯空軍轄五個兵種部隊，即：戰術空軍、戰略空軍、防空戰團攔截機部隊、海軍航空部隊、空運部隊。空軍總司令係運用其行政權管制其所屬各部隊（海軍航空部隊除外）；但在戰時，實際為其指揮者，僅空運部隊（包含民用客貨運輸機在內）而已。其他各兵種部隊，通常皆配屬各不同之司令部指揮，例如：戰術空軍配屬給兵團、方面軍司令部、軍區、駐外各武裝兵團、甚或整個配屬給地面部隊總司令部。至於戰略空軍，則配屬給遠程戰略火箭部隊或戰區司令長官部。防空戰團攔截機部隊，則配屬給國家防空部隊總司令部。蘇聯空軍總兵力，不包含防空戰團攔截機部隊及戰略空軍在內，約有四十七萬五千人<sup>⑬</sup>。

蘇聯海軍：蘇聯海軍已成為當前海上超級強權，其總司令部經由四個艦隊司令部之行政系統，指揮所有水面艦艇及潛水艦艇部隊、海岸防衛部隊、海軍航空部隊等；惟核子飛彈艦艇，似乎並不完全受其控制。海軍總兵力，含海軍航空隊五萬九千人、海軍陸戰隊一萬二千人、海岸砲兵及火箭部隊八千人在內，共約四十四萬三千人<sup>⑭</sup>。

蘇聯各勤務支援部隊：各勤務支援部隊均有各自獨立之司令部，其中建築工程兵及民防部隊不配屬各軍種，而直隸國防部擔任支援五個軍種遂行戰鬥之任務。至於各特種勤務部隊，如工兵部隊、化學兵部隊、通信兵部隊、公路運輸及鐵道兵部隊等，通常均以小單位固定配屬給戰鬥部隊，擔任特勤支援任務。例如：往往將一個通信兵連，配屬給裝甲摩托化步兵部隊，殆成為該部隊固定之一部份<sup>⑮</sup>。

#### 四、軍區之劃分

蘇聯為了適應國防上的需要，將整個領土劃分為十六個軍區，四個艦隊後方地區，及四個駐東歐集團軍（Group of Forces），每個集團軍也都具有軍區的規模（參閱附圖三）。軍區為地區性之指揮機構，實際上是一個擔任該地區內軍事單位之支援、補給、編成之大行政組織。至於艦隊後方地區，是在海域行使與軍區相同職責之機構。軍區平時負責地區之衛戍、訓練、武裝部

註⑫ 同註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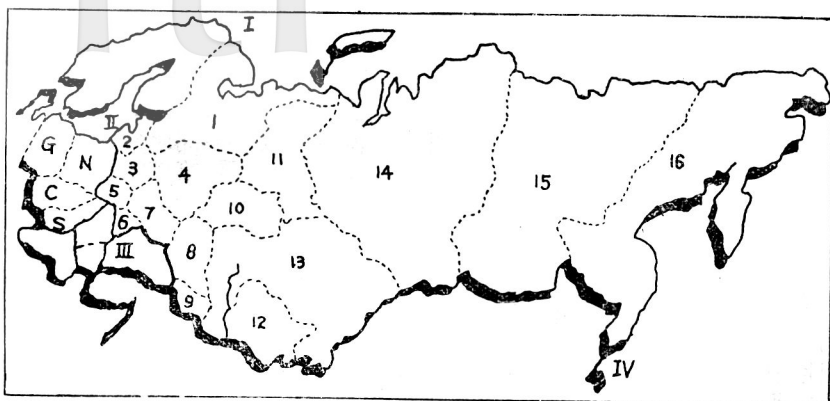
註⑬ 同註⑩。在一九八一年十月美國國防部公佈之「蘇聯軍力」報告中，認為蘇聯空軍係分為三個兵種，即戰略空軍、戰術空軍及空運部隊（見該報告第卅一頁）

，關於此點本文採一九八〇年四月一五月份「北大西洋公約國雙月刊」之觀點。

註⑭ 同註⑩。

註⑮ 同註②。

附圖三 蘇聯軍區艦隊及駐東歐集團軍位置圖



蘇聯駐東歐各集團軍：

G 蘇聯駐東德集團軍

N 中央集團軍駐捷克

C 北方集團軍駐波蘭

S 南方集團軍駐匈牙利

蘇聯各海軍艦隊：

I 北方艦隊司令部

設塞佛羅莫斯克 (Severomorsk)

II 波羅的海艦隊司令部

設巴提斯克 (Baltiysk)

III 黑海艦隊司令部

設塞瓦斯托波 (Sevastopol)

IV 太平洋艦隊司令部

設海參崴 (Vladivostok)

蘇聯本土各軍區：

1. 列寧格勒軍區司令部設列寧格勒

2. 波羅的海軍區司令部設里加

3. 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部設明斯克

4. 莫斯科軍區司令部設莫斯科

5. 克爾巴阡軍區司令部設里沃伏

6. 奧德薩軍區司令部設奧德薩

7. 基輔軍區司令部設基輔

8. 北高加索軍區司令部設羅斯托夫

9. 外高加索軍區司令部設第比里斯

10. 伏爾加軍區司令部設古比雪夫

11. 烏拉軍區司令部設斯維爾洛夫斯克

12. 土耳其斯坦軍區司令部設塔什汗

13. 中亞細亞軍區司令部設阿拉木圖

14. 西伯利亞軍區司令部設新西伯利亞

15. 外貝加爾軍區司令部設赤塔

16. 遠東軍區司令部設伯力

以上三軍區連同駐外蒙古之兵團，共同置於一個遠東高級司令部指揮之下。



隊之整補等業務；此外，並負責民眾之軍事組訓，包括：民防組織、職前訓練、新兵徵集、軍隊單位之編成等等；戰時，負責將轄區內之軍事機構由平時狀態轉變為戰時狀態，將作戰部隊運送至戰場，並供應所需之一切補給品，應乎需要，將增援部隊運送至特定地點及轉送換防之部隊等。至於駐東歐各集團軍，實際上就是經常處在戰時狀態下之軍區。

## 五、後勤支援體系<sup>⑧</sup>

蘇聯國防部副部長兼武裝部隊後勤總司令，負責掌管武裝部隊的整個後方勤務支援系統。該副部長及其幕僚，均在莫斯科的國防部內辦公。後勤總部第一副總司令兼任該總部參謀長，在後勤設施方面扮演着關鍵性的角色。後勤總部從國防部起，掌管着各種燃料、食糧、飼料、服裝、軍事貿易暨技術供應機構、醫療暨獸醫機構，以及其他與後勤業務有關之部門及理監事會等等。這個集中管理的系統，也擁有大量的後勤旅、團、營級部隊，與各種後勤設施、基地、倉庫、兵工廠、修理廠，以及軍隊各部門所需之其他一切支援資材。舉凡從國家經濟部門接收之各種軍用補給品，均由後勤總部之幕僚人員經營。後勤總部幕僚人員，就其掌管之範圍，分別與各軍種、兵種、以及軍區、集團軍、各戰區階層主管後勤業務之副總司令、副司令、副主管等，協調相關之後勤業務。

蘇聯的戰時後勤計劃，大致在三個階層制定，即：戰略階層、作戰階層、及戰術階層。後勤總司令部是為數眾多的各式各樣後勤機構和資材的主要控制單位，在蘇聯計劃人員當中，稱它為「中央後勤」(Central Rear Services)。蘇聯軍中，從中央直到團級為止，各階層都設有相對的後勤部門。各階層也與後勤總部任命其第一副總司令一樣任命一位副主管兼任後勤主管，這位軍官直接隸屬於該部隊指揮官或其所屬單位，同時，執行上級後勤部門之政策及指導要領。

蘇聯整個後勤機構之設計，旨在依下列項目支援所有武裝部隊之戰鬥，即：各類消耗補給品、儲備各種武器系統、保養修護所需之零組件、各種運輸手段、各後勤設施本身之安全、以及為順利遂行各類戰鬥行動所不可或缺之種種後勤服務。戰時，中央的後勤單位、資源以及各級指揮控制機構，除了擔任以蘇聯為基地之物資中心而外，也可推進到各個「戰區」，以便直接支援作戰部隊，並計劃「戰區」資源之運用。現在，蘇聯各戰術階層及作戰階層，都已有包括後勤部門在內混合編成之指揮所。

蘇聯及其華約盟國，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即已計劃建立一個華約自動化的後勤指揮控制系統。該系統的幾個方案，曾經在七十年代中作過實兵演習，以測驗其實用性。設計該系統之主要目的，在使作戰階層或戰略階層之後勤指揮官，在預想作戰情況下，能夠對其資源與資材迅速的作出評估，從而策定對指揮官作戰構想之最佳後勤支援計劃；同時，對快速變化的戰地情況所產

註⑧ "Soviet Military Power"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Oct. 1981. pp. 19-20.

生之後勤需求，能够迅速作出反應。

以「歐洲戰區」爲例，現在蘇聯武裝部隊之後勤部門，已經在適當的地點，儲存了大量爲保持其持續作戰所需之各類後勤補給品，從燃料、彈藥、到各種武器系統，一應俱全。

## 六、指揮與控制

(一)實施指揮與控制的工具<sup>②</sup>：

蘇聯的「國防委員會」利用國防部的參謀本部爲其代理人，控制蘇聯各軍事指揮部。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蘇聯已建立了廣大的現代化指揮、控制、通信系統，即所謂「三C系統」(Command,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蘇聯軍事準則強調該系統之重疊、彈性、生存性，及集中管制等原則。

爲求「三C系統」之存在，儘可能藉疏散、機動、重疊、堅固掩體的保護等方法以達成；同時，利用空降指揮所以增強該系統之生存性。這些空降指揮所，能够在戰時部署在不同的位置，作爲預備通信中心，以防地面基地之通信設施，一旦被毀時，可接替使用。

重疊的方法，包括使用多種各式通信工具，多種通信方法，以及設立多種指揮中心，以確保對武裝部隊連續不斷之控制，同時，蘇聯「三C系統」之重疊，亦可由建立主指揮所及預備指揮所以達成之。

在蘇聯，其戰略指揮控制系統，與民間及軍方各有力人士，都保持着廣泛的接觸。這個系統，包括電纜、明線、無線電中繼站、無線電臺，以及通信衛星等多種通信網路。蘇聯現代電子通信工程設計的觀念，注重通信系統的彈性、生存性和可靠性，以滿足國家軍事指揮與控制系統，在電子通信作業方面暢通無阻的要求。據說，蘇聯主要的國家電子通信綜合網路，乃是一個統一的通信系統；一旦發生戰爭，整個的系統能够很迅速的轉變爲一個全國性的軍事通信網。

蘇聯指揮與控制系統的自動化，正在進行中，其「國防空部隊」及莫斯科的反彈道飛彈系統，都已經絕大部份實施自動化。蘇聯和華約的自動化程序之主要優點，在於自動化系統是特別爲軍事需要而發展的，不是將其他系統轉爲軍用的。

蘇聯的人造衛星爲軍事、外交、情報、及民間機構等提供通信支援。用來支援軍事指揮與控制的主要通信衛星是「閃電一號」(Molniya I)系統。自從第一枚「閃電一號」於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發射升空之後，蘇聯便繼續不斷的改進其通信衛星計劃。現在，經過改良後的「閃電二號」和「閃電三號」衛星系統，已先後發射，均能用於軍事指揮與控制。「閃電一號」及「閃電二

註② "Soviet Military Power" Depart of Defense U.S.A. Oct. 1981. pp. 18-19.

號」兩枚衛星的軍用地面接收站，已普遍設置在全蘇聯的各主要司令部，而且現已在東歐開始設置。

蘇聯現正不斷的致力於改善其「三C系統」的研究發展計劃。這些計劃強調，在實際可能時，應使用電纜作為通信的主要工具，並多利用衛星通信系統，以及可在許多頻率範圍內作業的點對點無線電通信系統。

預料蘇聯有能力增加使用自動化系統的數量，因之，其資料處理的能力將會加強，反應的時間亦將縮短。今後，蘇聯將一如既往，其指揮與控制系統，仍將繼續使用重疊、機動、以及堅固掩體的保護等方法，以提高其生存力。

### (二) 掌握指揮與控制的人員：

蘇聯最高統帥部的一小撮領導班子，即蘇聯全軍最高統帥、國防部長、參謀總長、華沙公約部隊總司令、總政治部主任、主管常務之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戰略火箭部隊總司令、地面部隊總司令、國防空軍總司令、空軍總司令、海軍總司令等十一人，他們實際操縱着蘇聯整個的軍事組織及指揮體系<sup>⑧</sup>。認識這些當權派人物的背景，將有助於我們瞭解蘇聯當前軍事政策和未來的動向。

1. 蘇聯全軍最高統帥——布里茲涅夫生於一九〇六年，俄羅斯人。一九七六年享有蘇維埃聯邦元帥最高軍階。現任俄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國防會議主席、全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二次大戰期間，曾在武裝部隊（第十八軍）中從事政治工作，並參加諾伏羅西斯克（Novorossiysk）保衛戰。一九五七年曾擔任火箭加速生產及發展一項太空計劃諸任務。自一九六四年十月以來即任俄共總書記以迄於今。曾獲贈「蘇維埃聯邦英雄」三枚金星勳章一座，當選「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並為列寧和平獎得主<sup>⑨</sup>。

2. 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生於一九〇八年，俄羅斯人，一九二七年入黨。自一九七六年四月繼格列契科擔任國防部長，為蘇聯五十多年來自托洛斯基被免職後，由文官出任國防部長之第一人，同年八月授與元帥軍銜。一九二七及一九三四年先後畢業於馬卡里耶夫職業技術學校及列寧格勒軍事機械學院。初任海軍槍砲工程設計人員，旋升任戰時軍火生產局長。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三年間任軍火部長，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調任國防工業部長。當其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三年任部長會議副主席時，曾與布里茲涅夫共同從事加速火箭生產及太空計劃工作。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升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及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嗣後，任俄共中央委員會書記（一九六五—一九七六年）、政治局委員（自一九七六年三月以迄於今）。烏氏在俄共政府中長期主管國防工業，有「軍火專家」之譽，一向主張積極加強發展國防工業，對新式武器之發展頗有貢獻，亦為此一方面最具權威之人物。曾於一九四二及一九六一年兩度當選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並獲頒蘇聯國家獎金，蘇維埃聯邦英雄及列寧勳章等多枚

註<sup>⑧</sup> Air Force Magazine/March 1981 "Top Leaders of the Soviet Armed Forces" By Harriet Fast Scott, p. 77.

註<sup>⑨</sup> 同註<sup>⑧</sup>。

3. 參謀總長①—奧加科夫 (N. V. Ogarkov) 生於一九一七年，俄羅斯人，一九四五年入黨。一九四一年畢業於古比雪夫軍事工程學院，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參謀大學。奧氏在二次大戰期間，只是一名上尉，曾在工程部隊中工作。一九四九年任遠東軍區某部隊司令部處長，一九五三年調遠東軍區司令部主管軍事工程部門之副參謀長。一九五九年參謀大學畢業後任摩托化步兵師長，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任白俄羅斯軍區第一副司令兼參謀長，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任伏爾加軍區司令。一九六八年四月至一九七四年任參謀本部第一副參謀總長。由於奧氏在遠東及伏爾加軍區任職期間，負責督導機械化步兵車輛及戰車等新武器之發展有功，故進入參謀本部主管軍事研究與發展等業務。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曾擔任美蘇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之蘇方首席軍事代表，會議期間表現優異，被譽為辯論高手，非但對蘇聯路線充滿信心，且態度堅定而主動。一九七一年曾代理參謀總長。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七年調任國防部副部長，主管聯合作戰訓練業務。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升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參謀總長，同月十四日晉升為蘇維埃聯邦元帥以迄於今。

奧氏初任地方黨務工作，自一九六六年起連續當選第七至第十屆最高蘇維埃代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一年間，當選俄共中央候補委員，一九七一年四月蘇共廿四大當選為俄共中央委員，以迄於今。曾獲列寧勳章，一、二級祖國戰爭勳章及紅星勳章等多枚，並曾主編蘇聯軍事百科全書。

4. 華沙公約部隊總司令——庫利科夫 (V. G. Kulikov) 生於一九二一年，俄羅斯人。一九四一年畢業於格魯德諾步兵學校，一九四七年畢業於裝甲兵學校，一九五三年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並於一九五〇及一九五九年兩度畢業於參謀大學。庫氏於一九三九年從軍，參加蘇芬戰役。二次大戰期間，曾在裝甲部隊任連長及營、旅級參謀長，先後參加斯摩棱斯克、白俄羅斯、里加、東普魯士等戰役；大戰結束後，先後任團長、副旅長、師長、集團軍副司令、第一副司令及司令，在遠東、外貝加爾、土耳其斯坦、南高加索、列寧格勒等軍區任職。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年任基輔軍區司令，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任蘇聯駐東德軍總司令，一九七一年九月至一九七七年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參謀總長，一九七七年一月調任華沙公約部隊總司令並晉升為蘇維埃聯邦元帥。

庫氏為人方正、欠圓通，作風粗獷、固執而保守，寧願使用傳統方法指揮作戰而不使用電子按鈕。彼於一九四二年入黨，一

註② 同註①及本中心〔蘇聯人物誌〕。

註③ 從3—11各蘇聯高級將領之個人資料，係參考：本中心〔蘇聯人物誌〕，〔當代國際人物辭典〕一九八〇年九月上海辭書出版社及 *Air Force Magazine* / *March 1981* "Top Leaders of the Soviet Armed Forces" By Harriet Fast Scott. p. 77. "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 1981-82"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London 所撰寫。

蘇聯軍事組織及指揮體制

九六六年起連續當選第七至十屆最高蘇維埃代表，自一九七一年蘇共第廿四次代表大會起連續當選中央委員迄今。庫氏曾當選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並獲頒列寧勳章、紅旗勳章、紅星勳章、一級祖國勳章等多枚。

5. 總政治部主任——葉彼雪夫 (A. A. Yepishev) 生於一九〇八年，俄羅斯人。一九三八年畢業於機械化暨摩托化軍事學院，一九五〇年畢業於中央社會科學學院研究班。早年從事共青團及地方黨務工作，二次大戰期間從事軍中政治工作，曾參與史達林格勒戰役及解放烏克蘭、波蘭、捷克等戰役，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任國家安全部 (MGB) 副部長，一九五五年任蘇聯駐羅馬尼亞大使，一九六一年改任駐南斯拉夫大使。葉氏於一九二九年入黨，一九三〇年加入紅軍，曾當選第一屆、第三、四屆、及第六至第十屆最高蘇維埃代表。一九五二年十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當選蘇共中央候補委員，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起當選蘇共中央委員以迄於今。自一九六二年五月起授陸軍上將，擔任現職。曾著有：「黨的強大武器」、「在軍事問題上的意識型態鬭爭」、「黨是我們勝利的組織者」等書。並獲頒列寧勳章、紅旗勳章、紅星勳章、紅旗勞動勳章、一級祖國戰爭勳章、一級波戈達勳章等多枚。

6. 主管常務之國防部第一副部長——索科諾夫 (S. L. Sokolov) 生於一九一一年，烏克蘭人。一九三四年畢業於高爾基裝甲兵學校，一九四七年畢業於裝甲暨機械化部隊軍事學院，一九五一年畢業於參謀大學。歷任裝甲及機械化部隊排、連、營、團、師長、集團軍司令等職，二次大戰期間曾在西線及卡芮林 (Karelin) 戰線服役。一九六〇年一月任莫斯科軍區第一副司令兼參謀長，一九六四年七月調任列寧格勒軍區第一副司令，一九六五年十月升任該軍區司令，一九六七年四月調升國防部第一副部長並升為陸軍上將，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八日晉升為蘇維埃聯邦元帥。據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時報雜誌」第十期報導索氏為入侵阿富汗之總指揮。

索氏一九三七年入黨，自一九六六年起連續當選第七至第十屆最高蘇維埃代表，一九六六年當選蘇共中央候補委員，自一九六八年以來，當選歷屆中央委員以迄於今。曾先後獲頒列寧勳章、紅旗勳章、紅星勳章等多枚。

7. 戰略火箭部隊總司令——托羅勃科 (V. F. Tolubko) 生於一九一四年，烏克蘭人。一九四一年畢業於機械化暨摩托化軍事學院，一九五一年畢業於參謀大學，一九六八年畢業於參謀大學高級研究班。一九三二年參加紅軍，一直在裝甲部隊服役。二次大戰期間曾任裝甲旅旅長等職，參加過列寧格勒、加里寧、雅西——基什涅夫、布達佩斯等戰役，一九六〇年三月至一九六七年任戰略火箭部隊副總司令及第一副總司令。一九六八年四月在參謀大學高級研究班畢業後，就任西伯利亞軍區司令。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一九七二年四月任遠東軍區司令。一九七〇年四月升陸軍上將，任滿調升國防部副部長兼戰略火箭部隊總司令。

托氏一九三九年入黨，一九六〇年六月起連續當選第八至十屆最高蘇維埃代表。一九七一年四月至一九七六年三月為中央候補委員，一九七六年三月自蘇共二十五次當選為中央委員以迄於今。

8. 地面部隊總司令——彼德羅夫 (V. I. Petrov) 生於一九一七年，俄羅斯人。一九四八年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一九六九年畢業於參謀大學高級研究班。二次大戰期間曾任騎兵排長、連長、營長、及師、旅級作戰科長等職，參加過敖德薩、塞瓦斯托波爾、南高加索等戰役。一九五七年一月任摩托化步兵師長，一九五九年後調遠東軍區任職，一九六六年一月至一九七二年任遠東軍區第一副司令兼參謀長，一九七二年四月升任該軍區司令，同年十一月升陸軍上將。一九七六年五月調任地面部隊第一副總司令，一九七八至八〇年間任國防部副部長兼遠東部隊總司令，自一九八〇年十二月起任國防部副部長兼地面部隊總司令。彼氏於一九四四年入黨，曾當選第九及第十屆最高蘇維埃代表，自一九七六年以來即任蘇共中央委員以迄於今。

9. 國家防空部隊總司令——柯爾杜諾夫 (A. I. Koldunov) 生於一九一三年，俄羅斯人。一九五二年畢業於空軍學院，一九六〇年畢業於參謀大學。一九四一年二月參加紅軍，歷任空軍戰鬥機飛行員、中隊長、大隊長、團長、師長及巴庫防空軍區空軍副司令、司令及該軍區第一副司令。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任莫斯科防空軍區司令，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調任國家防空部隊第一副總司令，一九七七年十月升空軍上將，一九七八年七月升任國防部副部長兼國家防空部隊總司令。柯氏為蘇聯二次大戰期間戰績最優之前十名空軍戰鬥員，曾參加過九十六次空戰，擊落敵機四十六架之多。兩度當選為蘇維埃聯邦英雄。

柯氏一九四四年入黨，一九七四年六月起連續當選第九及第十屆最高蘇維埃代表。一九七一至七六年當選為蘇共中央候補委員，自蘇共二十六次當選中央委員以迄於今。

10. 空軍總司令——庫塔霍夫 (P. S. Kutakhov) 生於一九一四年，俄羅斯人。一九三八年畢業於空軍飛行學校，一九四九年畢業於空軍官校高級飛行戰術訓練班，一九五七年畢業於參謀大學。一九三五年參加紅軍，一九三九至四〇年間參加蘇芬戰爭。二次大戰期間，曾執行三百六十七次飛行任務，參加六十九次空戰，擊落敵機廿四架，個人曾擊落十四架。一九四九至六七年間先後任空軍師、軍長，敖德薩軍區空軍副司令、第一副司令及司令等職。一九六七年七月任空軍第一副總司令，一九六九年二月升空軍上將，同年三月任國防部副部長兼空軍總司令，一九七二年升為空軍元帥。

庫氏一九四二年入黨，一九七〇年起連續當選為第八至十屆最高蘇維埃代表，自一九七一年四月蘇共廿四大起當選中央委員以迄於今。曾於一九四三年當選蘇維埃聯邦英雄，一九六六年當選蘇聯傑出飛行員，並先後獲頒列寧勳章、紅旗勳章、紅星勳章、一級祖國勳章等多枚。

11. 海軍總司令——高希科夫 (S. G. Gorshkov) 生於一九一〇年，烏克蘭人。一九三一年畢業於伏龍芝海軍學院，一九四一年畢業於海軍學院高幹班。一九二七年參加海軍，曾擔任海上多項指揮職。二次大戰期間，曾在黑海區域登陸戰中擔任積極性任務，並在匈牙利、南斯拉夫從事支援作戰。一九五五年七月任海軍第一副總司令，一九五六年一月任國防部副部長兼海軍總司令，一九六七年十月晉升為蘇維埃聯邦海軍元帥。就任海軍總司令後，極力主張擴充海軍實力，以核子彈道飛彈裝備海軍，並指

揮蘇聯四個海軍艦隊全球性的海軍大演習。著有：「戰爭年代與和平時期的海軍」及「國家的海上威力」等書。

高氏於一九四二年入黨，一九五六年二月起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廿二大起當選為中央委員以迄於今。曾當選第四至十屆最高蘇維埃代表。並於一九六五年五月當選蘇維埃聯邦英雄，先後獲頒列寧勳章、紅旗勳章、紅星勳章、十月革命勳章等多枚。

## 七、結 論

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 (Casdar W. Weinberger) 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公佈之「蘇聯軍力」(Soviet Military Power) 報告中說：今天蘇聯的總兵力已超過四百八十萬人，莫斯科的戰略軍火庫中已存有七千枚核子彈頭，一千三百九十八具洲際導彈，九百五十具潛射導彈和一百五十六架戰略轟炸機；過去八年，每年製造一千多架作戰飛機，而且已有五萬輛戰車和兩萬門大砲投入戰場。美國在過去二十五年中，眼看着蘇聯的軍事力量不斷的膨脹、成長，而且毫無跡象顯示未來它將放緩其成長的脚步。

溫伯格又說：瞭解蘇聯軍事控制機構的關鍵，在於懂得指揮控制這個國家政策和權力的工具，是掌握在一小撮經歷過考驗的領導人手中。他們知道如何使蘇聯這部機器運轉，以及要達到什麼目的。他們善於使一切可供利用的國家資源都匯集起來用於戰略目標，他們充分地控制着蘇聯政權的一切工具。

上面這些話，似乎已經確認今天蘇聯已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這股強大且具毀滅性的軍事力量是操縱在少數當權者手中。換句話說，莫斯科的少數當權人物，不僅掌握、控制著整個國家的命運，也威脅著全世界人類的前途。今後的問題是，蘇聯及其附庸國的人民羣衆，是否願意讓這批少數極權份子和共產制度長期的如此操縱他們的命運，全世界愛好自由與和平的人們，是否容許這批堅持共產主義的戰爭販子左右他們的前途。